

莲心即初心

路秀华

在我为数不多的美梦中，有一个最绚丽的，我梦见自己走在十里长堤上，路两边池塘里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莲叶和莲花，它们那么茂盛，以至于把堤岸两边的空间连得密不透风。莲叶鲜绿鲜绿的，脉络清晰；莲花顶端尖俏，厚厚的花瓣摸上去细腻清润，有的含苞待放鼓鼓得像粉红色的纺锤，有的绽开了像玉女的兰花指。微风阵阵，清香袅袅。我走啊走啊，就是走不到路尽头，我贪婪地看着嗅着，流连梦境久久不愿醒来。

然而梦再美也不过是我的心头想。我的家乡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冬天胆子大的人们在上面溜冰塘戏，盛夏在里面游泳消暑。水中央有一片莲，风清日朗时她们高出水面，绿的绿，粉红的粉，倒还分明。每当夏日劲风吹起，莲叶就摇身一变成了韵味十足的舞者，一层层翻卷起来，叶浪很合拍地汇入了水浪，而远看上去，小小的莲花就像一团火焰在绿色的浪里闪闪烁烁、明明灭灭。堤岸很陡峭，对于我这样不识水性女孩子，那莲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梦。长大了走出了家乡却没有走出北方，所到之处，莲都如家乡池塘一样隔着一大片水让我徒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

还是诗词里江南的莲亲切可人。“采莲南塘戏，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郎始觉有人来。”江南的莲之于女子，就好比北方的青纱帐之于我了。可以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可夏天青纱帐里是多么闷热，玉米叶尖利的叶缘经常划得本来就晒得黢黑的胳膊伤痕累累；江南的莲就不同了，有水的地方就有了清凉，有了灵韵，莲又是那么雅丽脱俗，“出水芙蓉”、“凌波仙子”……对于她的美丽人们的词汇显得那么匮乏。难怪江

南多美女才女，难怪她们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软婉婉转，难怪她们的性情又那么温柔体贴。这样想着内心不由得对江南充满了羡慕与嫉妒。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驾一叶小舟来到莲的身边，把她揉入怀细细地赏轻轻地嗅。但到现在这个夙愿也没能实现。

其实想来跟我有同样感慨的不乏其人，宋朝大思想家文学家周敦颐在他那千古名篇中也感叹道“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大家豪超出常人之处，就体现在遗憾的同时又把情感升华成了敬畏，他盛赞莲是花中君子，说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此文一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就成了中国人坚贞纯洁的精神标杆。

我始料不及的是，对于莲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竟然在不意间得到了弥补，而且不用去江南。今年五月底的一天上午，县作协杨主席打来电话，问我下午可否有空跟着他们一起去莲乡小镇采风，我内心充满了欢喜，赶紧跟科主任请假，这个周末我一天也不休，只给我今天下午的假就行。

这次来莲声小镇算是故地重游了，去年七月滨城区诗词学会及他们刚成立的木兰诗社来我们惠民县容林诗社参观学习，观摩完毕，承蒙润地物华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阎洪明总经理邀请，惠民县诗词学会和滨城区诗词学会的众诗友一起来到这里采风。润地物华办公室前面就是两个大大的莲塘，两个莲塘之间隔着一线长堤，行走在长堤上，我一时间恍若隔世，此情此景怎好生熟悉？走着走着我终于顿悟，原来是我的那个美梦变成了现实。

竟记了莲塘面积有多大了，单从连成片的莲叶上看上去一眼望不到边。那些莲叶实在太茂盛了，高一层，低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挤

挤挨挨，密密匝匝，就像一把把碧绿的卷着花边的伞盖，把池塘里的水遮挡得严严实实。与茂密的莲叶相比，莲花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来得稍微早点会看到更多。这里的莲花是纯白色的，没有梦中粉红色莲花的嫣然妩媚，却多了份独有的圣洁与沉静。边看边走渐渐来到了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四周挂了中国风的串串红灯笼，坐上面既可以畅享夏日灼人的烈日小憩，又可以一览莲塘美丽的景致，纯木色的亭子、桌子、椅子，红红的灯笼，碧绿的莲叶，洁白的莲花，轻轻袅袅的凉风，丝丝缕缕的花香，置身其中，宛若仙境。就连跟随滨城区诗词学会一块前来的美国留学生丹尼也陶醉其中，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太美了！”……

“各位老师都到了吗？我先领着大家沿着莲塘走走吧，咱们边走边说。”阎总的说话声一下子把我从记忆里拉回来。我们这一行人中有来过这里的，也有第一次来的，可不管来过与否，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阎总开始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介绍：“这个池塘里种的藕叫白玉藕，质地优良，口感甚佳，因为这里面的水是经过处理的无污染营养丰富的有机水……”大家正听得入迷，突然彭老师激动地喊道：“快看，白莲！”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只白色的鸟往池塘深处飞去，只看到掠翅间的惊鸿一瞥，就让大家望着“空了”的莲塘愣怔了许久。大家的注意力瞬间从白玉藕那里一下子转移到了白鹭身上，阎总说这里一共两只，有人问为什么不多养些，阎总笑答不是养的，因为这里不施农药和化肥，环境完全是有机原生态的，所以它们自己寻了来，不光它们，每到秋天，一群黑天鹅也会来这里栖宿……

阎总领我们逐一参观黑黄豆种植区、野旱麦种植区、紫芦笋种植区、御晚枣种植区……

道路尽头我们往北拐，柏油路左手边一片林地里歇养着这里独有的甘南黄鸡。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这些鸡比普通鸡个头大一到两倍，体重重的能达十六七斤，价格不菲。好奇的我们正探头探脑地往林地里张望，突然扑拉拉从林地里飞起一只漂亮的野雉，扇动着五彩的翅膀，拖着细长的尾羽，眨眼间就没了踪影。与白鹭和黑天鹅一样，野雉也是莲声小镇不请自来的贵宾。

又来到了熟悉的鸡舍，那些去年还是小不点怯生生的小家伙，现在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小伙子，在林子里自在地踱着、啄着、跳跃着。那些如鸽子般大小亮尾巴的小孔雀，现在摇身一变长成了豆蔻梢头的样子，翅膀和尾羽散发着亮晶晶的蓝色光芒。让人不能不感慨时间过得真快。

还有夹道的那些首肯，长得一片片那么茂密，开着淡紫色的、深紫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附身侧身，香气扑鼻。

一年的时间这里发生了那么多喜人的变化，而身边的阎总已经在这里打拼了18年。他为了心中的有机农业梦想，卖了北京的房子，卖了车，舍弃了优渥的工作和生活，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其中。在最艰难的时候，科研遇到了瓶颈，无数次实验失败了，公司运转资金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阎总想到了放弃。可是连日的大雨阻隔了科研专家的归途，就在一个盛夏的夜晚，半夜大雨终于停了，莲塘里的青蛙把憋了好几天的劲儿一下子都使了出来，在这沸反盈天的蛙声中，阎总走出扎在试验田里的帐篷，这个曾当过兵的铁血汉子是多么不甘心轻易放弃。仿佛是惯性使然，他信步来到了试验田，让他意想不到的，试验田里的豆角开花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实验成功了。消极的念

梦回蛙声老村

成印强

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住上楼房有几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追忆起过去生活的老村、老屋、四合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前两年还愿意住一楼的人们，却一下子都愿意在城里买一套带院子的楼房，幻想着在家说事儿时，在楼房下面的小院里自己种点菜。这不正是对童年时候老家蛙声的回忆和怀念吗？小院好买、蔬菜好种，这种甜美回忆中的自然情景，今天到哪里去找？

睡梦中，不时从坡地里传来几声“嗒嗒，嗒嗒……”的老黄牛叫声和从深巷里传来的“汪汪汪”的大吠声，听来是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在那缓慢而生严的牛叫声和热情欢快的犬吠声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像听到集结号一样潮水般涌入老村成官庄老巷子的十字大街广场上。人们井然有序地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板凳上，时而侧耳听着延常爷爷、小周村爷爷在舞台上演唱的京剧《苏三起解》，成忠珂爷爷和小叶奶奶在舞台上唱的歌戏《井台会》、《王定血债当》；时而伸长脖子听那说书人种孙村小曲滔滔不绝演说的评书《杨家将》、白桥村白曰华叔叔如生演唱的沙河大鼓《岳飞传》；时而坐在板凳上瞪大眼睛静静看着黑白电影《李二嫂改嫁》、彩色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人们在看着、听着、看正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生活：“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街上摘棉大爷的茶馆的吆喝声，不时引人分散注意力，偶尔回头瞅一眼。

就在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传出的欢快笑声里，我似乎听到了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那不是十字大街西侧我的启蒙母校吗？洁白的墙上用鲜红的油漆刷出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依然那么醒目，任凭风吹日晒雨打，没有褪掉一点点颜色。推开了那扇老木门，校园中的花坛里红的、黄的、白的菊花正开得正盛。课堂上，大木板拼成的黑板，厚厚的青条石做的课桌，成立业老师在讲台上教的聚精会神，学生听得入耳入心。北屋教室董越国增老师在讲地主和工工的故事、南屋教室里成印国老师在教唱革命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突然间，下课的钟声响了，尽管这种是用一块钢板敲成的，但那也是够穿透到村子的各处角落。一瞬间，热闹的茶馆停止了呼吸，留下了钟声悠长的回响，仿佛在低语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虽然没有你想要的花园，没有你想用的课桌，甚至连一个像样的钟都没有，但孕育出的却是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灵魂，成就了无数孩子的梦想。”

我恋恋不舍地从校园走出来，走向西街村边的大堰（村园子）上，俯瞰着高低低的老村院落，发现了西街池塘北面我家的那个熟悉的老院子。

头早已从脑海里逃逸，刚才令人烦躁的蛙声也变成了催人奋进的战鼓和号角，他一下子想到了辛弃疾在《西江月》中写到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他想自己的家乡何尝不能“麦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呢，那就把自己的科研基地取名“蛙声小镇”吧。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看到的阎总还是一脸憔悴，而如今他脸色红润，身轻体健，可以想见，他的公司经过不懈努力，已经逐步踏上了正轨。

季崇林老先生的朋友曾给了他几个洪湖的莲子，并且告诉他这些坚硬的莲子即使经历千年都不会腐化，季老给它们逐一凿了洞，把它们丢进北京大学的未名湖里，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莲子发芽、蔓延，后来竟然长满了整个湖面，蔚为大观。如果说中国的有机农业现在还是一片空白的未名湖，那阎总和他的同道们就是像季老一样的种莲人。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阎总在有机农业这个领域，无疑就是一个孤胆英雄，他明知这个领域充满艰难幸和未知，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从上到下对其认知程度还很不够，投入和产出在短时间形不成正比，但他为了人们的健康，为了环境的保护，为了心中的梦想，却执意要在這條荆棘路上走下去。他又像洪湖的莲子，可以享受寂寞，可以忍耐委屈，可以不理解众人的不解和嘲笑，实验屡试屡败的打击亦不能摧折内心坚强的信念，攒足了劲儿，等到时机成熟，便穿过淤泥，又在水里把自己周身濯洗干净，钻出水面往上再往上，努力地接近阳光与理想。是的，稻子般的虔诚，莲子般的洁净，两者相加就是阎总初心的力量，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

六月的蛙声小镇

马爱忠

走进蛙声小镇，走入六月
成片的有机早麦麦叶黄了，麦子熟了
盛开的御晚枣花上，蜜蜂抱着花蕊，礼送花蕊

到了六月，到了蛙声小镇
天更蓝了，远处的白云像童年叠的纸鹤
梨子、核桃和苹果，挂满了肥壮的果枝

走入蛙声小镇
成片的国槐、白蜡和黄金榆树
像守护在边防的士兵

到了蛙声小镇的田地
成片的黑花生棵茁壮生机
地下的果子在六月孕育，慢慢膨大
紫芦笋破土而出，一棵棵拔地而起
像广西缩小了的山峰

还是在蛙声小镇，还是在六月
田地里的妇女，用锄头把豆棵缝隙的野草铲在太阳下
晚上的玉米探叶片，晚村着
几只蝴蝶的飞入
把青春的银铃转入万亩荷塘

蛙声小镇的荷塘是别样的
万亩荷塘的六月映入缭绕的白云
荷塘一角，有像小城海子畔的亭子
到了六月，万亩荷塘荷叶叠叠，遍相呼应

六月的阳光落在荷塘里
荷塘里银光闪烁，群鱼嬉戏
几只黑色的野鸭子，钻入荷伞

到了夜里，蛙声小镇，一切安静下来，仿佛都睡熟了
荷塘的灯光点点，星光坠落荷塘
荷叶上的露滴安然静止

突然，荷叶下的一声蛙鸣
撑开几朵含苞的荷花
露珠滑入荷塘
星光下的涟漪泛到黎明……

时光如流水般轻轻地划过，带走了一片尘埃，却沉淀了亘古不变的历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历史的痕迹冲刷得愈发透亮。

许久没有回到承载村里几代人童年记忆的故乡老村去了。因为几年前，老村已经搬迁到位于成官庄社区的成官庄新村了。

搬迁之前，村里老人小孩儿喜形于色，大都欢呼要赶快离开老村，离开这个穷地方，住上高楼大厦，开始新的生活。而在我的心里，故乡的老村与城里的高楼大厦相比却是另一种美丽。我对我们这个老村的无限留恋之情，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本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家田园生活，虽算不上世外桃源，想想也够惬意。等到人们住上了现代的高大楼房，现在但却怀念起老村来了。母亲说：“我和你爹到坡里割了几天的曲曲菜、婆婆丁，我们给你和你二哥一人准备了一份，你二哥别拿走。这是你的。”提一口泛着浓香的武定府酒，年逾八旬的父亲深情地对我说：“这些，你们在城里吃不到的。”

是啊，和现在抬眼就瞥见高耸入云的冷水塔和烟囱，临近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充满尾气的宽阔公路的住宅小区相比，记忆中的老村的天空是湛蓝的，高远的，和着云卷云舒，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老村的树林浓绿的、连绵的，环抱的；老村的土墙土房好似依偎在摇篮中的婴儿，香甜的睡在母亲的怀抱里；老村的水是清澈的，香甜的，在门前池塘边的古井旁一捧水，吸吮入口中，甘之如飴，津津有味，沁人心脾，心旷神怡。

一到夏天，特别是一到晚上，最好是雨后的夜晚，“呱呱呱、咕咕咕……”我家门前满是荷叶荷花的池塘里，一只只碧绿的青蛙鼓着白肚皮蹲在布满水珠的荷叶上不时地张开大嘴欢唱着。蛙声伴着荷花清香不停地送入人们的耳内，简直就是一支令人陶醉的古典交响曲。

随着新村大楼的建成启用，老村里的人慢慢地撤离了。村里只剩下一片片新盖残垣，老树古巷旧房子，依然守护着那个孤独的老村村庄。俗言“人走茶凉”，不知道人烟稀少，黄花满地的老村是否也一样寂落。

多少次梦幻般的梦中，我一次次回到了那个充满蛙声荷香的

老村。梦中，我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徒步走在遮天蔽日的村边小树林里，走在古村的曲曲折折的老街上，寻找那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那里有我童年的一串串脚印，那里有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藏身处，我要追寻一个个童年的故事。

荷香幽幽蛙声唱

季翠萍

这里的农业采用的是林农间作、林禽种养模式。果树、绿化树旺盛茂密，林荫路上，树影婆娑，筛下点点阳光。林间的首肯开出紫莹的花，像一串串锦袖，随风摇曳，流露出质素而优雅，纯洁而高贵的气质。这黛衣草般的首肯，带着母性的温柔，划向我心海深处。记得还是在生产队里的时候，种了一大片首肯。首肯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种下后就可连年生长。一到春天，麦苗返青的时候，其他野菜还没露头，首肯就已经沾着地铺成了绿毯。这时的首肯碧绿鲜嫩，很多社员偷偷地采了回家尝鲜。而母亲不去采，到秋天的时候，母亲采了首肯种子撒在院子的一角。在母亲的精心管理下，首肯发芽了，可当年母亲没采。母亲说：“刚撒下的首肯还没扎根，采了会影响第二年的长势。”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家的首肯发芽了，果然比生产队里的发芽早，格外肥嫩。母亲采了首肯做糠糠菜，摊咸食，烙馅饼……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放了腊肉馅熬菜汤，我能连喝三大碗，把小肚子撑得溜圆。如今，好多年没有尝到那种滋味了。征得主人的同意，我用方便兜采了些嫩叶，准备带回家给母亲，回味一下那些年的味道。

树林间、草丛里，身着五彩锦衣的公鸡见到游人警觉起来，昂起头，挺起胸，审视着，见来人并非与恶意，也就放松了警惕，咕咕叫着招呼附近的母鸡们。附近的三五只母鸡一定是这位鸡大人的三妻四妾，一听见它的召唤，都向这边跑来。鸡大人捉到一只金龟子，叫得更急切了。母鸡们都跑过来。张开翅膀跑在前面的一定是它最宠爱的，从它嘴里接过这可怜的甲虫，三家两家的

下肚去，没捡着的母鸡得意地看着，失宠般的怅然。

这是蛙声小镇歇养的笨鸡。一位正在田间劳作的大姐告诉我們，他们养的笨鸡主要是在田间觅食，捉害虫、吃菜叶草叶，隔几天喂一次玉米面和麦麸子，不添加精饲料。鸡蛋色泽鲜亮，营养健康；鸡肉细腻，滋味更浓，更有嚼头。附近城里很多人慕名前来购买，有的运到超市和农贸市场，很受欢迎。

在林边地头，一片荷塘送来夏日的清凉。池塘里铺满田田的荷叶，微风拂过，一池的荷叶在舞蹈，凌波仙子碧绿的裙裾飘摇。荷塘上弥漫着蒸腾的荷香，仿佛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高高欲醉，令人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在清澈的池水中，各种各样的游鱼大小不一，都是自然繁殖的。有几个人正在塘边垂钓，戴着草帽，坐着马扎，悠然自得。厌倦了城市的拥挤和喧嚣的人们，来这里寻找田园情趣，享受心灵的放松和宁静。塘边有一凉亭，四边茅角翘起，古朴典雅。文人墨客，约三五知己，于凉亭之中，或吟诗，或作画，或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诗词歌赋，吟诵唱和，别有雅趣。

大肚袋长尾巴的蝌蚪游来游去，青蛙在田里、塘边捉虫，有的跳入水中，泛起圈圈涟漪。这庄稼卫士在蛙声小镇功不可没。蛙声小镇的林木、庄稼、果蔬等，不用农药，利用微生物制剂和害虫的天敌防治害虫。

夏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喝着小酒，吃着煮毛豆、煮花生，嚼着鲜嫩的紫芦笋，听着蛙声，荷花香里说丰年，又是另一番情趣。

紫芦笋(外一首)

孙光利

阳光该照的就照
树荫该遮的就遮
手中的这茎紫芦笋
像极了童年时某种植物根茎的味道
我却因时光久远而再也叫不出
它的姓和名
这混沌的人世间啊，本就如此
该忘记的早就忘记了
要深刻的还得深深刻下去
此刻，正有一群精神上误信
又厌倦乡土的人
躲在斑驳的树荫下
大谈特谈人间烟火
仿佛他们是大自然唯一的知音
而我，自顾在内心深处
一遍遍轻和紫芦笋故乡的柴门

在蛙声小镇，那两只小孔雀
仅与我有一道栅栏的距离
手机的镜头一再靠近
它们亦不惊慌，反倒向前贴近，再贴近
瞪着圆鼓鼓的眼睛
看镜头，也看我
仿佛熟知了某种人间规则
又仿佛无知小儿
尚不懂尘世之险
在它们身后，有一群甘南黄鸡正在潜心啄食
好努力争取明天能多下几个蛋
薯地，栽的手一抖
错过藕，镜头中生成模糊之景
多羡慕这些简单的生灵万物
从不过问凡俗是非多少
它们，身在，却无羁

蛙声小镇，那两只小孔雀